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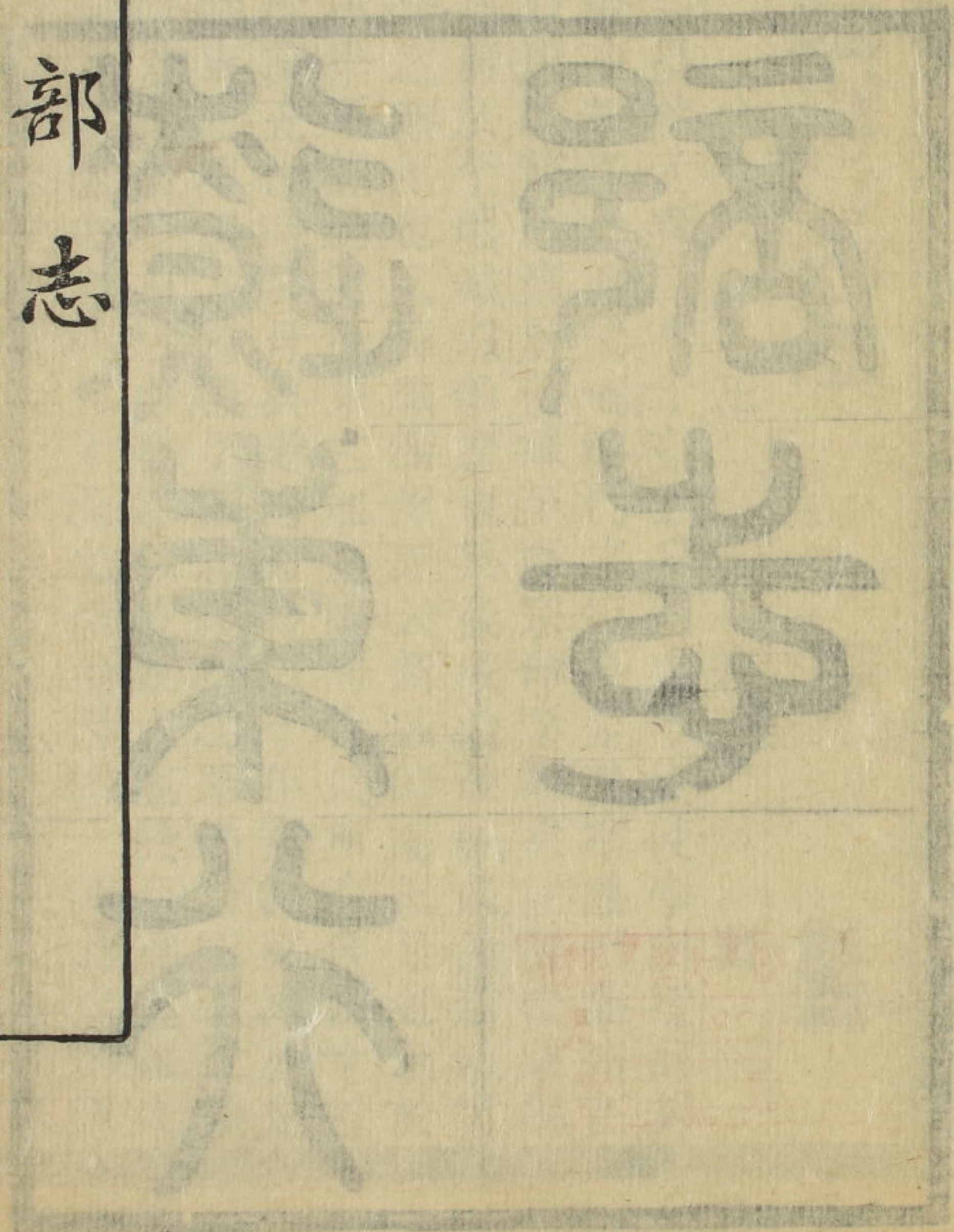
1 4
1777
13



遼



部志



門 14
號 1777
卷 13



遼東行部志

田大學圖書館
33.3.31
藏書

遼東行部志

金 王 寂 著

八一

明昌改元春二月十有二日丙申予以使事出按部封僚吏送別於遼陽瑞鵲門之短亭是日宿瀋州瀋州在有唐時嘗為高麗侵據至高宗命李勣東征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領遼東其後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實今之瀋州也又韓穎瀋州記云新城即瀋州是也至於唐季不能勤遠遼東之地為渤海大氏所有傳國十餘世當五代時契丹與渤海血戰數十年竟滅其國於是遼東之地盡入於遼予因念經行之路尚隱約有荒墟故壘皆當時屯兵力戰暴骸流血之地於今為樂國久矣弔亡懷古亦詩人不能忘情也因賦一詩云李唐遭百六邊事失經營大氏十傳世遼人久弄兵戰場春草

遼東行部志

卷之三

瘦戍壘暮煙平今日歸皇化居民自樂生
丁酉次望平縣望平本廣甯府倚郭山東縣也朝廷以
廣甯距章義縣三百餘里路當南北之衝舊無郡邑乃
改山東爲望平治梁魚務以適公私之便是夕借宿僧
寺寺中宰堵波其上有大定二年春顯宗御題下云皇
子楚王書卽是當時未正春宮之號從世宗自遼之燕
於此駐蹕時所書也方將瞻拜其下懷想天日之表不
意已爲寺僧埽去令人歎恨不已因作詩以紀其事云
解鞅招提日已西強將懶腳汗丹梯深藏舍利天龍護
高出枝撐野鶴棲尚憶雲章留素壁豈期俗物埽黃泥
低徊搔首無人會風樹蕭蕭鳥自唳廣甯本東陽羅郡
渤海時爲顯德府遼世宗兀律以其父突欲歸中原被
害迎其喪歸葬於山之南改顯德曰顯州奉先軍以節
度使治之奉先者以山陵在其側故也

戊戌次廣甯宿於府第之正寢以驅馳渴甚斯須得秋
白梨其色鮮明如手未觸者予問驛吏吏曰其法大概
候其寒煖而輒易其處食之使人胃次灑然如執熱以
濯也爲賦一詩醫巫珍果惟秋白經歲色香殊不衰霜
落盤盂比玉卯風生齒頰碎冰澌故侯瓜好真相敵丞
相梅酸謾自欺向使馬卿知此味莫年消渴不須醫
己亥以文祭廣甯公云伏以醫巫閭維朔之鎮山廣甯
公有唐之封爵威行千里血食一方職司雖異於冥陽
類應不愆於頃刻某祇服王命周按部封雪孤窮無告
之冤去乾沒橫行之蠹仰祈英鑒洞照微衷期使事之
告成賴神休之陰相尙饗
庚子子昨晚以簿書少隙攜香楮酒茗致奠於廣甯神
祠且訝其棟宇庳漏旁風上雨無復有補完者予謂贊
者曰醫巫閭天下之名山也況其神位置尊顯而此邦

之人獨不加敬何也贊者曰人非不敬以其神不妄作
威福故視之平平耳子笑曰淫祠祇鬼厭飫血食而茲
神顧乃如此因賦長韻以發其不平之氣云千古廣
廟口楣榜舊題名乘中祀典秩賜上公主百鬼輿臺賤
羣山部伍低地封連薊北天遣鎮遼西檜影森旌節松
聲殷鼓輦雕梁通蜥蜴畫棟落虹蜺像古蟲書薛庭卑
蚓篆泥垂楊空裊裊蔓草自萋萋香火何嘗到性醪不
見攜覘巫俱埽迹樵牧漫成蹊物理多徼幸人情固執
迷城狐鑪鵲尾社鼠按豚蹠居士爭求福彭郎爲娶妻
吾生多坎軻末路易推擠白玉雖云潔青蠅奈何棲人
言何恤是神鑒自昭兮扼腕聲悲壯垂頭氣慘悽虺隤
伏櫪馬進退觸藩祗苟不登槐府何如釣柳溪乞骸謀
已決掣肘事仍睽仰視威靈在潛通肝鬢齊遲遲歸未
得殘日亂鴉嘯

辛丑夜久不寐步月中庭偶得一絕句云晚來潑火雨
猶寒捲盡纖雲轉玉盤想見梨花深院落秋千影裏數
歸鞍

壬寅得故人王繼昌子伋書爲乃父乞哀詞予以埋沒
簿書殊無好懷漫賦二詩以寄之天上玉樓應斷手便
騎箕尾去堂堂夢回失大槐安國事往墮無何有鄉命
也使然濡末路天哉或者付名郎舊遊磨滅今餘幾橫
涕無從酌一觴吾家碧樹忽先摧已矣誰能賦七哀石
椁正逢王果墮玉棺獨召子喬來山巔鶴去那容挽牀
上琴亡更不開想到靈芝夢遊處更無長樂曉鐘催
癸卯是日得海山文集乃遼司空大師居覺花島海雲
寺時所製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師姓郎名思蚤年舉
進士第更歷郡縣一日厭棄塵俗祝髮披緇已而行業
超絕名動天下當遼興宗時尊崇佛教自國主以下親

王貴主皆師事之嘗錫大師號曰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興宗每萬機之暇與師對榻以師不肯作詩先以詩挑之曰爲避綺吟不肯吟旣吟何必昧真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識淺深師和之曰爲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來批見過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饒萬國猶難敵一智甯當三智深二相謂杜令公劉侍中也後遇天安節師題松鶴圖上進云千載鶴棲萬歲松霜翎一點碧杖中四時有變此無變願與吾皇聖壽同師自重熙十七年離去海島住持縉雲山興宗特遣閣門張世英齋御書并賜香與磨絲等物書云冬寒司空大師法候安樂比及來冬差人請去幸望不賜違阻末云方屬祁寒順時善保加攝詳其始終問訊禮如平交非當時道行有大過人者安能使時君推

慕如此然亦千載一遇豈偶然哉

甲辰次閩陽新縣閩陽遼時乾州也承天皇太后葬景宗於先塋陵之東南建城曰乾州取其陵在西北隅故以名焉本朝以其縣去廣甯府五里改州爲縣去歲又以縣非驛路移東南六十里舊南州寨爲縣治居民蕭條亦無傳舍寄宿於僧寺主僧老且痺謂子曰淵唯識令致再四意淵公初遊海山其後駐錫遼西住六和寺前三日復經於此再宿乃去且留棄襦以示其信予視之果然淵公者蓋予祖父之孽子也早年祝髮聽天親馬鳴大論幾三十年所往攜鈔疏不下兩牛腰一日頓悟向上路遂語諸僧友曰佛法無多子元不在言語文字乃以平生所業束置高閣自是徧歷叢林求正法眼藏又數十年今已罷參矣但不得一見爲恨乃作詩以爲他時夜話張本云了卻三根椽下事一瓶一鉢闍東

州邏齋生厭樹生耳罷講似嫌石點頭起滅無波真古
井往來觸物信虛舟門人定喜歸期近松已回枝水復
流

乙巳次同昌舊名成州長慶軍節度使始建於遼聖宗
女晉國公主黏尤以從嫁戶置城郭市肆故世傳公主
成州者是也是夕假宿於南城之蕭寺僧屋壁間作山
水四幅疑其真卽而視之乃粉墨圖染勒畫而成者因
作二頌遺主僧智坦他日遇明眼人當出示之畫真猶
是妄何況畫非真正做夢說夢知是身非身幻出丹青
手今人一念差如觀第二月猶見空中花

丙午次宜民縣宿福嚴院宜民舊號川州長甯軍節度
使或謂白川州故至今地名白川本朝天會間改川州
刺史其後遭契丹之亂殘滅幾盡由是復降爲縣予行
宜民道中是日熟食節山林閒居民攜妻孥上冢往來
如織撩人歸思殊無聊賴又念壯歲獻賦上都嘗出此
途今四十年矣雖山川依然而蒼顏華髮殆非昔日感
今懷舊漫作詩以自遣云蹤迹年來徧朔南消磨髀肉
困征驂居民勝日一百五倦客流年六十三水性依然
人自老樹圍如此我何堪瓶無儲粟猶歸去待有良田
已是貪

丁未飯罷寺僧出示畫十六羅漢像予觀其筆意高遠
殆非尋常畫師所能到視其背有跋云熙甯二年九月
入內高班張俊送到羅漢十六軸又旁有小帖子云待
詔候餘慶等再定及第一品審知宋朝之舊物非兵火
流落安得至於此耶

戊申次胡土虎寨胡土虎漢語渾河也水邊野寺舊無
名額殿宇寮舍雖非壯麗然蕭灑可愛因留詩壁閒云
斷橋環曲水蕭寺枕橫坡佛壁書蝸篆僧窗網雀羅天

高延月久地潤得春多粥板催行李驅馳奈老何
已酉行約四十里過小蘭若曰建福臨洮總管蕭下之
祖所創也其上有浮圖高出於兩峰閒望之巍然玉立
可愛馬上口占一絕云林野初疑盤野鶴巖巖俄喜見
枝撐地偏絕勝臨平路閒與行人管送迎是日宿懿州
寶嚴寺懿州甯昌軍節度使古遼西郡柳城之域遼聖
宗女燕國長公主初古所建公主納國舅蕭孝惠以從
嫁戶置市城市遂為州焉舊名廣順軍

庚戌移宿於返照菴是菴蓋僧介殊之故居也予嘗兩
過甯昌皆宿於此故北軒有予自平州別駕審刑北道
假宿寶嚴詩北軒雜花爛熳所恨主僧行腳未歸不得
款接晤語為留三絕句且圖他日重來不為生客實大
定甲午暮春二十有二日也塞路飛沙沒馬黃解鞍投
宿贊公房主人何事歸來晚滿院落花春草長桃李山

僧手自栽不應容易向人開綠苔滿院重門鎖為問東
風底處來樹頭樹底花開盡擺撼春風略不停耐久何
如種松竹歲寒相對眼終青大定丁酉予貳漕遼東以
朝命按治冤獄復寓於此是時始識殊公過從者連日
臨分殊乞言甚懇因用前韻是歲四月十二日也杏子
青青小未黃綠陰如染可禪房腹搖鼻息平生足更覺
空門興味長僧者道機元自熟楞嚴塵掩不須開擁鑪
諦聽談無上天雨花隨塵尾來枕簟清和消日永軒窗
明快喜風停道人不埽階前地愛惜莓苔一徑青明昌
改元之三月予又以使事按部經此自甲午抵今凡十
有七年雖屋宇依然而主僧示滅久矣北軒花木蕪廢
殆盡感念存亡令人氣塞遂復用前韻此與劉夢得三
過玄都觀留詩況味殆相似焉梁上遺經古硬黃前身
僧永後僧房葛洪澤畔中秋月此夕相逢話更長穠李

天桃滿院栽當年留宿正花開而今樹老僧行上前度
劉郎又獨來露電浮生何足恃風鐙短景若為停卻尋
舊日經營處撲地楊花葉已青

辛亥僧上首性潤邀予啜茶於東軒壁閒有張譚王樂
之皇統乙丑歲游山詩碑中有游鞞川問山神詩云古
棧松溪曲繞巖亂山隨步翠屏開不知摩詰幽棲後更
有何人曾到來代山神答詩云好山好水人誰賞古道
荆榛鬱不開一自施僧為寺後而今再見右丞來按公
自序云頃在闕下閱摩詰所畫鞞川圖愛其山水幽深
恐非人世所有疑當時少加增飾暨奉命來長安暇日
與都運劉彥謙總判李願良同游此川將次藍田望玉
山已覺氣象清絕自川口至鹿苑寺左右峰巒重複泉
石清潤花草蒙茸錦繡奪目與夫浮空積翠之氣上下
混然宛如在碧壺中雖顧陸復生不可狀其萬一方知

昔之所見圖本乃當時草草寓意耳時公方為行臺尙
書右丞以王摩詰亦唐之右丞也故尾句及之又鹿苑
寺詩云前旌臨鞞水一雨霽藍關予戲謂坐客曰前旌
之說大似松下喝道至其次云怒浪平欺石晴雲猶戀
山予曰賴有此耳坐上為之絕倒然觀其遊高冠古詩
中有人閒無此景樹下悟前生之句平淡渾成意趣高
遠向使生晉唐閒必當升陶彭澤之堂入韋蘇州之室
矣蓋公胷次自有一邱一壑故信口肆筆絕無俗語自
公仙去於今三十年未嘗見如此人物縱有亦未易識
也悲夫

壬子飯素於經閣座有老衲悟公出示法書數幅皆古
銘文衣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舊後必寒几銘曰
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殃杖銘曰輔人
無苟扶人無容又杖銘曰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

以圖之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鏡銘曰
以銘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櫛銘曰人之
有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枕銘曰或枕
或敲有安有危勿邪其思凡此七銘皆人之服食器用
且夕不可闕者求其源蓋出湯之盤銘使行住坐臥見
之愀然不敢懈惰豈小補哉故併錄之亦將以自警耳
癸丑飯罷登閣上有熾聖佛壇四壁畫二十八宿皆遼
待詔田承制筆田是時最爲名手非近世畫工所能及
予以九曜壇像設殘缺乃盡索行橐中得十千付寺僧
溥公令補完之徘徊登覽顧謂溥公曰此寺額寶嚴人
復呼爲藥師院者何故溥曰嘗聞老宿相傳此遼藥師
公主之舊宅也其後施宅爲寺人猶以公主之名呼之
今佛屋昔之正寢也經閣昔之梳洗樓也感其事而作
一詩富貴剎那頃興亡瞬息中當年秦女第浩劫梵王

宮翠閣鉛華歇朱門錦繡空給園與祇樹千古共高風
甲寅僧溥公出示故人王平仲所集和蒙求始末皆用
舊韻至於對屬事類親切不減前書嚮其弟乞予爲序
將鏤木行世子辭以不能亦且不暇將俟他日平仲才
學俱優卒不爲世用而遂與草木共盡惜哉

乙卯觀銀字藏經上題云高麗王王堯發心敬造大晉
開運三年丙午二月日又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一部卷
首云菩薩戒弟子高麗國王王昭以我國光德四年歲
在壬子秋敬寫此經一部意者昭謬將冲幼獲嗣宗祧
機務旣繁安危所繫是以每傾心於天佛因勤格以祈
求所感必通事無不遂故欲報酬恩德輒有此願謹記
予按宣和六年徐競撰進高麗圖經首著高麗王王氏
宗系云王氏之先蓋高麗大族當高氏政衰國人以王
建賢共立爲君長時後唐長興三年也請命於明宗封

高麗國王石晉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自昭而下凡十一傳至於堯堯之襲封歲月雖不可考以其父運立於趙宋神宗元豐六年運立四年卒子堯立即是堯立於哲宗元祐二年也今銀字經卻云大晉開運三年丙午高麗王王堯發心敬造以予考之堯卽建之十三代孫卽建卒於開運二年豈有堯造經於開運三年耶斷無是理況堯父名運雖高麗用中原正朔在本國亦當迴避此必妄耳昭之所書經云以本國光德四年歲在壬子秋敬寫此經據圖所載昭之父武卒於乾祐末按五代史劉知遠卽位之明年改元乾祐終於三年而已旣云武卒於乾祐末是必乾祐三年也計昭之嗣立當契丹嗣聖滅石晉之後終劉漢之世昭未嘗朝貢至郭周廣順二年昭方遣廣評侍郎徐逢來今經之跋文云以我本國光德四年旣當時高麗未

臣中國宜止用本國年號也然光德年號當更考於他書則眞贋可知矣

丙辰寶巖僧上首溥公出示墨竹四幅且求詩焉余以紛紜簿領中草草作此云橫枝出叢林獨得迴光照慎勿作長竿寒魚不受釣石弄晴法雨漬雲梢點點甘露滴舌本自清涼西江不須吸石洗雨風過卽安閒風來卽招颺青青自眞如塵色終不染石披風尊者老不枯魁然挺高節求心已無心斷臂猶立雪石古節丁巳晨發懿州是日大風飛塵暗天咫尺莫辨驛吏失途至東北山下橫流洶湧深不可濟乃問路於耕者卻立謂予曰我非力田無以爲生官人顧不得安閒耶迺熟視一笑而去予媿其言作詩以自責云逆風吹面朝連暮蓬勃飛塵漲煙霧前騶杳不辨西東駐馬臨流不能渡卻尋山崦問津焉山下野老方耕田舉鞭絕叫呼

不得俯首偃僂驅烏犍可憐野老頭如葆龜手扶犁赤
雙腳爲言生理固須勤盍避今朝風色惡已而野老笑
回頭我自家貧仰有秋官人富貴年如此胡不收身覓
少休我初無意聊自譁不意此翁反見誚莫嗔隴吏笑
吾農自揣吾儂也堪笑是夕寄宿於靈山縣之佛寺
戊午早解鞅於慶雲縣縣本遼之祿川皇統閒始更今
名予方解衣盤礴從者攜束蒲以獻曰適得雙魚鮮可
食也發而視之氣息奄奄然卽命貯之盤水中少頃植
髻鼓鬢頗有生意予歎曰爾相濡以沫相啣以溼苟延
斯須之命何如相忘於江湖哉迺命長鬚持送於遼河
之中流圍圍然洋洋然幸不爲校人之欺也戲作小詩
以祝之云我哀濡啣輟晨羞持送東城縱急流此去更
飢須閉口莫貪香餌弄沈鉤
己未晚達榮安縣昔在遼爲榮州借榻於蕭寺僧舍壁

閒有施食放生記乃墨蠟石本裝飾成軸三復其文辭
理俱妙大概假賓主問答云有大沙門於佛誕施食放
生時一居士謂沙門曰聚食施食眞汝慳貪取放生
眞汝殺害彼餓鬼等以慳貪故彼畜生等以殺害故不
應利彼而隨墮彼云云沙門卽應之曰以實不食施少
分食作無數食一切餓鬼無不能食以實不生放今日
生令無盡生一切畜生無不能生此其大略也餘不具
錄其後云至和二年四月八日嘉禾陳舜俞記熙甯七
年五月七日眉山蘇軾書予以宋史考之至和二年仁
宗朝乙未歲也熙甯七年神宗朝甲寅歲也又按三蘇
文集熙甯四年冬東坡通守餘杭七年秋移守高密以
九月二十日辭天竺觀音去杭之密今此記云熙甯七
年五月七日蘇某書卽是猶在杭州時也東坡忠厚不
妄許可如歐陽永叔作韓魏公德威堂記范仲淹作

狄梁公神道碑皆公手書自餘非文章議論有大過人者未嘗容易作一字今陳公所記施食放生事坡公特爲之書者意可知矣公往在黃州時率錢救不舉之子在儋耳時臨江放垂死之魚以是觀陳公之記意必有會於心者故爲書之其字端謹大小頗與枕中經相類真所謂傳世之墨寶云

庚中以軍民田訟未判爲留再宿午飯後信手取故書遮眼乃韓文公集開帙得詩云居閒食不足從事力難任二者俱害性一生恆苦心三復其言掩卷爲之太息非韓公飽閱窮通備嘗艱阻斷不能作是語子丁丑筮仕凡四十年俸入雖優隨手散去家貧累重生理事索然汗顏竊祿則不免鐘鳴漏盡之罪謀身勇退則其如嗷飢號寒之患行藏未決悶默自傷爲作五十六字云舉家干指食嗷嗷不食誰能等繫匏掠賸大夫湯沃雪定

交窮鬼漆投膠春蠶已老不成繭社燕欲歸猶戀巢莫待良田徑須去移山聊解北山嘲

辛酉次歸仁縣宿南城道院歸仁在遼時爲安州本朝改降爲縣抵暮得季弟元微書及未央宮花頭瓦硯詩壬戌追念吾友高公無忌天德辛未歲嘗爲歸仁簿子時赴會甯御試過此高公館子甚勤於今四十年矣公大定丙午爲尙書右司郎中扈從之金源是歲公之夫人與子相繼而歿婢僕死者又數人公自是絕無生意期月之間一夕暴卒公平生知我最深故子悲傷不能已也遂作詩且傷其不幸云晚景桑榆方見用秋霜蒲柳已先彫虞兮命矣甘爲土鯉也天乎竟不苗奇禍一門曾未見旅魂萬里若爲招傷心此地鸞棲棘不見搏風上九霄

癸亥次柳河縣舊韓州也先徙州於奚營州後改爲縣

又以其城近柳河故名之子寄宿僧舍視其榜曰澄心
菴予以周金綱公案戲為短頌以問主僧云心動萬緣
飛絮心安一念如冰過去未來見在待將那箇心澄僧
雖嘗講經絕不知箇中消息問之茫然卒不能對

甲子以妙香供旃檀金像

乙丑次韓州宿於大明寺韓州遼聖宗時併三河榆河
二州為韓州三河本燕之三河縣遼祖掠其民於此置
州故因其舊名而改城在遼水之側常苦風沙移於白
塔寨後為遼水所侵移於今柳河縣又以州非衝塗即
徙於舊九百奚營即今所治是也日路傍見俗謂雞
兒花者子為駐馬久之吾鄉原野閒此物無數然未嘗
一顧今寒鄉久客忽見此花欣然有會於心退之所謂
照壁喜見竭者亦此意歟其花形色與雞絕不相類不
知何以得此名也為賦一詩花有雞兒號形殊意卻同

封包敷玉卵含藥啄秋蟲影臥夜棲月頭駢曉舞風但
令無天折甘作白頭翁

丙寅老兵自遼陽來得兒子欽哉安信又附到葛次仲
集句詩亞卿平日喜作此是亦得文章游戲三昧者至
於事實貫串聲律妥帖渾然可愛自非才學該贍豈能
自成一家如此其即事云世路山河險權門市井忙田
家云雀語嘉賓笑蟬鳴織婦忙僧釋子云有營非了義
無事乃真筌送別云世界多煩惱人生足別離又云寂
寞憐吾道淹留見俗情晦日云百年莫惜千回醉三月
惟殘一日春春望云楊王盧駱真何者許史金張安在
哉寄死達云舉世盡從愁裏老何人肯向死前休秋郊
寓目云不堪回首還回首未合白頭今白頭其偶對精
絕多此類東坡所謂信手拈得俱天成者亞卿有焉
丁卯子臥榻圍屏四幅皆著色畫大曲故事公餘少憩

各戲題一絕句湖渭州云相如游倦弄琴心簾下文君
便賞音犢鼻當年卜偕老不防終有白頭吟新水云徐
郎生別一酸辛破鏡還將淚粉勻縱使三年不成笑祇
應學得息夫人薄媚云深知歲不利西行鄭六其如誓
死生異類猶能保終始秦樓風月卻無情水調歌頭云
牆頭容易許平生繩斷翻悲覆水瓶子滿芳枝亂紅盡
東君不管儘飄零

戊辰子晝寢夢到故山幅巾藜杖盤桓於柳溪之上既
寤予意謂造物者責以漏盡鐘鳴夜行不休故神報如
此作詩以訟云嘗聞勞生佚以老不謂區區老更忙自
笑頑軀植青紫誰求絕足鑑驪黃苦無長策裨神主大
有閒山著漫郎夢到故鄉猶可喜幾時真箇是還鄉
己巳次胡底千戶寨宿温迪罕司獄家胡底漢語山也
以其寨居山下故以爲名路傍有野花狀如金蓮而差

小其葉瑣細大率如魚藻土人謂之耐凍青生於祁寒
撥雪而見之已青青然予攜以歸置之坐上終日相對
傷其背時失地爲賦一詩耐凍雖微物嚴冬不敢侵藥
嫌宮額淺色勝羽衣深戲點人閒鐵閒鋪地上金臘梅
甘文行霜菊許朋簪風雪窺天巧泥沙惜陸沈分無春
借力徒有歲寒心采掇香盈把歔歔淚滿襟栽移損生
理汝勿念知音

庚午次南謀懶千戶寨南謀懶漢語嶺也以其近分水
嶺故取名焉借宿於朮勃輦家屋壁有兩橫幅畫江天
風雪水鴨鷓鴣相對於枯荷折葦間其水禽毛羽毫髮
可數似有生意乃命拂去塵埃上有蠅頭細字髣髴可
見云前翰林賜緋待詔劉邊七十七歲寫生既稱前翰
林待詔是必宣政閒人因本朝混一之後流落於漠北
時所作也予且觀且歎爲賦一詩云枯荷不禁風水鴨

行且飲折葦半敲雪鷓鴣相對寢風雪意未已寒氣猶凜凜屋煤昏細字熟視僅可審翰林前待詔年過七十稔想見宣政閒紆朱給官廩權門收短幅軸玉囊古錦縱非列神上猶足入能品丹青雖由學精絕固天稟蛟螭失江湖魚鮪初不忿蘭孫遭踐履生意羨葵桂當年方得志驕侈無乃甚晚爲口腹累吮墨博凡飪畫工屹如堵見此當斂衽我欲與題跋材非曹與沈興廢姑置之投牀就高枕

辛未次松瓦千戶寨松瓦者城也寨近高麗舊城故以名之是日山行始見水碓予踟躕良久且歎其機巧而傷其太朴之散也作詩以紀其事云世人多機心技巧變道古水碓誰始有石臼而木杵決流注其尾尾抑首自舉其法如權衡輕重司仰俯浮沈刻漏箭動息記里鼓木牛轉芻粟標弓殪貔虎碾碓出一律桔槔何足數

我昔居村落升合給爨釜晨吹課婢僕繭足辭艱苦是時此未識自笑愚且魯細思乃詭道抱甕應不取文公巧者傳信矣無浪語食焉怠其事殃禍嘗因覩耕鋤漑汗血猶水旱風雨沉爾飽無功天意恐不與壬申宿特撥合寨特撥合漸地也晚登小山西山南杏數株方蓓蕾矣忽憶舊年京洛閒才元宵後時有賣花聲今春將盡方得見此爲賦三絕句云柳色含煙凍已回杏花迎日暖初開須知造化無南北更遠春風也到來杏梢如怯曉寒輕相對無言卻有情憶得上都春睡足隔牆時聽賣花聲朔漠杏花初破蕾南州梅子已垂枝寒鄉倍費生成力但得陽和莫恨遲癸酉宿關羅寨渤海高氏家關羅漢語暖泉也以山閒流水一股經冬不冰故以是名寨予方解衣盤礴忽聞簷閒燕語亟視之蓋自春山行未見也因念燕以炎涼

兒女之計不免羈棲於萬里之外可嗟也平生便靜今
衰老黃雀傍簷嫌啁噪忽聞燕語絕可憐亟出披衣任
顛倒呢喃似說經歲別念我窮愁加慰勞飛雲軒在容
借不故里故園聊一到不然為我達一信問訊平安卻
相報黎明與汝當遠別汝可低頭聽吾告稻梁多處足
羅網閉口忍飢無抵冒芹泥深累要安穩艾葉儻來休
急躁明年按部定經此與汝相期永為好臨行叮囑主
人翁千萬莫將天物暴

甲戌次叩畏千戶營叩畏漢語清河也宿耶塔刺處寨
漢語火鎌火石也是日曲折行山溪之間溪上有挑菜
女三四輩皆素面潔服絕無山野塵俗之態中有一人
植立於道側尤非尋常八字眉可比也馬上漫成四詩
手攜籃子滿薪蔬霧鬢風鬟立暝途約束前驅休問訊
羅敷嫌笑使君愚齊芽蒲筍遶溪生采掇盈筐趁早烹

想得見郎相斌媚飯籬攜去餉春耕蹋青挑菜共嬉游
不識風前月下羞落日暖歌攜手去新聲爭信錦纏頭
羞將明媚鬪春妍顧影徘徊祇自憐消得風流黃太史
國香流落歎隨緣

乙亥次和魯奪徒千戶和魯奪徒漢語松山也宿蒙古
魯寨蒙古魯漢語本孟子也是日子以疲驚長路困於
跋涉自念躍馬食肉壯年之事今老矣尚作此態宜乎
不勝其勞也迺作詩以自慰云深攬烏帽障黃塵髀肉
消磨浪苦辛按轡澄清須我輩據鞍矍矍奈吾身祇憑
忠信行蠻貊豈有文章動鬼神南徹淮陽北遼海可能
無地息勞筋

丙子次鼻里合土千戶營鼻里合土漢語范河也是日
方作書命取筆硯主人攜一瓦龜其闊六寸長則倍之
至首尾蓋足皆具去其蓋則水貯其肩墨磨其背然予

未嘗見也因作龜研引材家瓦硯伏靈龜意謂天產非
人爲足跌首尾如欲動蓋畫八卦從庖犧劔腸貯水濡
毛錐削背如砥磨玄圭中邊俯仰皆中規十手對面雷
容遲得非匠氏中野觀壞碑揉泥想像得意生新奇我
知此物雖異制其所由來非近世陶泓乃祖爾苗裔中
表羅文爾其弟何不捧玉堂閣老金蓮底夜草麻辭拜
房魏又不隨春房場屋集計吏衡石低昂較才藝胡爲
流落沙漠之窮鄉何異越人章甫逐臭之都梁苟不覆
醬甑將支折腳之木牀惜也不爲世用而令人悲傷嗟
予與汝兮此生齟齬雖欲自效兮不知其所明日啟行
則吾將以佩刀易汝徑攜以歸要注蟲蝦於環堵硯兮
硯兮行當渡遼鼓柁於洪波汝勿念枯魚之過河倏然
踴躍兮如陶壁之飛梭回首眷眷兮蹴蹋於蛟鼉使子
瞻望不及矣涕泗滂沱嗚呼汝轉棄予兮予將如何

丁丑次咸平宿府治之安忠堂咸平禹別九州其地則
冀州之域舜置十二州卽幽州之分周封箕子始教民
以禮義秦併六國置爲遼東郡及高麗旣強侵據其地
唐高宗命李勣東征高麗置爲安東都護府其後爲渤
海大氏所有契丹時旣滅大氏卒入於遼遂爲咸州以
安東軍節度治之本朝撫定置咸州詳穩司後升爲咸
平府兼總管本路兵馬事昔予運漕遼東居此者凡二
年以是遷移區併粗得知之是日易傳於山下民家旁
有古城甚大問路人云此高麗廢城也予駐立於頽基
極目四顧想其當時營建恃以爲萬世之計後不旋踵
已爲人所有良可歎哉迺作詩以弔之句麗方竊據唐
將已專征謂李勣也國破千年恨兵窮百戰平信知宗子固
不及眾心誠試望含元殿離離禾黍生
戊寅吾鄉人王生者見訪生善星水初爲人擇葬來此

因循不歸餘二十年矣今再見之其貧如舊所異者蒼顏華髮耳予欲勉其歸以短詩贈之憶昔分攜如隔世相逢驚見兩茫然松楸河朔三千里萍梗天東二十年白髮可憐浮海粟青囊不博買山錢明年會約同歸去里巷追隨作散仙

己卯予公餘塊坐因念舊年逐食於此嘗遊李氏園時牡丹數百本方爛熳盛內一種萼白藥黃者風韻勝絕問其名曰雙頭白樓子予惡其名不佳乃改曰並蒂玉東西後日復往則羣芳盡矣所謂玉東西者雖已過時其典刑猶在立久少休於小亭亭中有几案置小硯屏乃題絕句於硯屏上今不知在否因詢其家李氏子取以示予醉墨宛然計其歲月十有七年矣庚辰數日前李花方破蕾予命以瓶貯之既而爛開今日已復飄零方歎息閒適有獻桃花者於是以桃易李

桃以新泉漬而沃之欣榮轉甚照映李花粉光如玉予謂桃李之品素不能低昂今一為棄物一為珍玩者無他蓋時與不時耳因物感情為賦一詩且以雪李花之恨云江陵二月李花飛安東三月花尚稀春寒要勒開未得枝上的礫團珠幾祕壺滿插猶嫌窄紅紫紛紛厭俗格朝夕調護易新泉約束不容纖手摘縞裙練帨正可憐遽爾玉減春風前已恨色衰甘棄擲桃花無賴鬪芳妍李被桃欺休懊惱豈有先開不先老桃花得意能幾時咫尺醅醪開更好辛巳予晝寢既覺觀臥屏上三僧圍碁於松下二者對弈一癯者旁觀一小僧洗滌茶具一童子負韋山笠立於坐側衣裾體貌種種不凡至於勝負之態似見於顏色惜乎不知畫手為誰也為題一詩於屏上云人間龍象風骨奇癯者精悍老不疲得非石林洪覺範參寥

佛印相追隨茶瓜卻去香火冷曦馭不轉松陰遲口鉗
未欲作詩債坐隱聊爾逃禪癡黑矜驟勝見顏色白負
少衄方低眉宣州一著太容易瓜葛爭道真兒嬉吾聞
懶瓚有道者寒涕不收從垂頤又聞作止俱是病況此
念念傾人危何如四脚棋槃一色子一局輾轉無成虧
壬午問囚既罷因詢故吏予舊識王本者今在何地吏
曰棄家久矣今住松山尹皮袋之舊居又問尹皮袋何
人也吏曰本陝右人居此山者凡五十年無貴賤少長
皆以尹皮袋呼之自稱曰得得或問得得之說渠云知
得來處知得去處世以此為達人素約雖風雨不愆
一日山下渤海民家召飯陰置蠱毒既覺輒嗽新泉危
坐數日所苦良已既而復召復去門人妻先生者事尹
歲久切戒之曰今中毒凡五幸無恙當辭以不赴尹曰
予不諾其請則是家必不滿意也後竟為蠱所困乃閉

目不食嗽水凡七晝夜晨起謂妻先生曰汝嘗吾糞穢
否妻有難色尹笑曰汝尚有此爾乃自取以舐之曰無
穢矣吾將行上矣妻且泣且懇曰願師見教尹曰少喫
鹽莫喫醋別人愛你你休做跣趺而逝後數歲有人持
尹書以遺妻先生曰吾待汝於華山汝宜速來妻即往
焉後不知其所終尹屍經三十年兀坐如枯株亦不腐
大定丙午歲咸平集真觀劉道士載歸本觀火其屍而
葬之有識者無不為之歎恨又說初奉迎出故山時冠
服儼然及臨風衣袂飄揚翩翩如飛蜨焉獨幅巾宛然
無纖毫敗朽市民郭氏者以新巾易之祕藏於家晨昏
香鐙奉事彌謹初道友往來見時得瞻頂自後其家頗
厭人事託以羽化焉

癸未登紫霞山觀宇文叔通撰劉司空神道碑劉公名
宏字子孝唐燕王仁恭之七世孫也仕遼任懿州甯昌

軍節度使收國初以闔境歸附本朝懿之生齒數萬無
踰履之喪公之力也古人謂活千人者必封如公又豈
止活千人而已則劉氏之昌也無疑矣

四月甲申朔以先考諱日飯僧於禪會齋罷易衣於方
丈壁間有著色維摩居士像其隱几示病揮犀語道俱
有生意詳其顧盼領略是必與文殊對談之際惜乎兩
幅之失其一也子因以兩傷贊之云不悟維摩其病卻
將天女相猜要識本來面目化身金粟如來登玉座餘
半席香積飯惟一杯可笑曼殊空利區區卻為食來
乙酉宿清安縣治之生明堂清安世傳遼太祖始置為
肅州本朝改降為縣驛卒告予曰堂之北軒有櫻桃正
發子亟往視之迺朱櫻數株長五尺許每枝才三四花
憔悴有可憐之色予問其故答曰此方地寒經冬畏避
霜雪輒埋於地以是頓挫如此子因念丁未歲嘗假守

淮西廳事之後朱櫻四合璀璨炫目嘗夜飲其下月色
如畫疏陰滿地笙歌閒作都不知曙星之出也感懷今
昔為作詩云前年守淮西官府頗雄壯園池通遠近亭
榭分背向炎方得春早二月花已放白紅與青紫奪目
紛萬狀得非造物者為出無盡藏朱櫻結嘉實炫耀極
一望錢王錦繡樹金谷紅步障子時籍清陰坐待佳月
上老妻勸我飲稚子儼成行長腰蘆花白賓廚薦新釀
肴核既狼籍鱸炙庖夫餉烏鳥長短句付與雪兒唱眼
花亂朱碧世事齊得喪兒童雖見誚官守幸不曠年來
客遼海黃塵沒飛鞅芳時因奔走安得有佳況一從出
山谷風色如挾纈春歸櫻始華生意未敷暢冬藏苦冰
雪所幸今無恙我將話南州人或疑誕妄遶枝三歎息
回首一悽愴退坐想繁華蕭然覺神王

遼東行部志
荒廢今十有五年頽毀殆盡又非曩昔之比低徊感愴
遂留詩於寺壁云紫霞山寺久不來往昔破碎今摧頽
一鉢殘僧飫藜藿百身古佛眠莓苔門楣金烏經雨泣
殿脊鐵鳳含風哀安得使君鞭紫馬咄嗟檀施隨緣來
丁亥謁先師宣聖廟學生呂陽衙作尹等陪位禮畢少
憩於營道堂程考諸生月課既而話及與予友善者楊
王李三秀才相繼下世又當時春秋二仲同來者轉運
副使郭重元幕客趙彬趙萃亦成鬼錄念念不覺惘然
因成一絕句舊僚郭趙身為燼先友王楊骨已枯莫笑
囁嚅翁不達人閒鬪在不如吾
己丑謁侍御史范元濟於西塔寺既別登九曜閣有蔡
正父所撰弘理大師碑
庚寅宿銅山縣銅山遼之銅州也本朝改爲東平縣焉
壬寅夏日劍舟居士屬館上供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

遼東行部志一卷金王寂撰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
海陵天德二年進士世宗大定二年爲太原祁縣令
十五年嘗奉使往白霽治獄十七年以父艱歸明年
起復真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遷通州
刺史兼知軍事又遷中都副留守二十六年冬由戶
部郎出守蔡州二十九年被命提點遼東路刑獄章
宗明昌初召還終於轉運使中州集稱其著有拙軒
集北遷錄諸書拙軒集館臣在大典中輯成六卷付
聚珍板印行又有畿輔叢書本金源叢書本而此錄
亦在大典中錄出四庫並未著錄僅載明昌元年
二月十二日在提點遼東路刑獄任於二月十二日
出按至四月七日止一月零二十五日所經之地所
辦之事所作之詩文均載焉於地理並未詳述而所
載詩五十七首文三首均拙軒集所不載可補一卷

偽

齊

錄

二齋
新齊錄

遼東行部志

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一字

金源著述傳世日稀梓而存之亦攷古者所欲快觀也志中年月屢經傳寫不無訛舛今取辛楣先生四朝朔閏表核之表云金章宗明昌元年歲次庚戌二月朔為乙酉十二日丙申與志合三月朔宋丙辰金乙卯四月朔甲申則金與宋同與首一條干支恰合餘皆據表訂定庶不貽誤讀者詩別鈔出轉貽吳仲怡中丞附刻拙軒集之後宣統紀元閏花朝日江陰繆荃孫跋於對雨樓下之南窗

遼東行部志

偽齊錄

卷上

偽齊錄卷上

八

從政郎楊堯弼

劉豫傳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佐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禮部與差遣遂黜為兩浙察訪抵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主上幸維揚樞密使張慤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乃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

忿除父子容忍條犯者皆相坐罪建炎三年金虜侵山東豫遣子承務郎刑曹掾麟部兵出戰爲金虜圍之數匝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解去陷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議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墜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頃之又以賂陷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卽建炎四年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爲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爲附會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金虜酋長撻辣左右求僭立而撻辣遂注意於豫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虜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眾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遂決是月戊申金虜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西京乃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於北京以前宗正丞李孝陽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其子麟爲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前延康殿學士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尙書右丞相以弟益爲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京以東京爲汴京改南京爲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以郡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爲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卽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金虜南寇回以李鄴李侁李儔鄭億年臣豫除儔監察御史億年工部侍郎

冬十月甲午遣李純等奉冊寶冊母翟氏爲皇太后妾
錢氏爲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爲率五釐納官十一月
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
與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
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
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
二十三日以後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李鄴
留守東平鄭億年禮部侍郎陳州守馮長甫叛我附豫
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
是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爲寨推土豪爲寨長五家爲保
雙丁籍出爲戰軍每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
與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爲五軍單
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卽同保四人備錢糧器
甲衣服等費就本州送納類聚官差人發赴駐劄處支

散官無一毫之費凡二年一替惟效用正軍使臣官請
給各有差時有百姓失其姓名醉酒嫚罵豫云劉豫是
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
載上言大利害乞見豫卽召到卽言莫若遣使密通江
南不然結好夏國豫榜於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爲害
不細斬首號令二年麟封梁國公尙書左丞相張昂權
左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
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並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
王從問捧表請遷都於汴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
張東罷以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
日暴風卷旆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人杖罪以下
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
用不限資格惟其人因奉祖考於宋舊廟尊其祖曰徽
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徙弟益爲

京兆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發本府十三軍以參謀統
制機置幹當本幹非幹議事差委統領訓習差使指揮使
上中下三等守關上中下三等效用網羅人材置諸左
右麟嘗語參謀馮長甯等曰趙氏宣政閒童蔡秉兵柄
幕府從事皆闕充取具之人一日金兵入界召而問之
失色已無生矣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前車之覆可爲
龜鑒今本府官屬皆朝廷選差諸公亦宜自重夙夜思
慮苟有便於國家無惜見教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
進遷都賦其略云炎祚燿生闇主用闇嬰鋼忠良又進
國馬賦其吠堯之言大略云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
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撒烈飛渡如歷九軌而履康
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窮丹穴越嶺
微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變卉服之島東南一尉罔不
率俾四海聞盛德而皆來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

馬放牛戢戈囊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豫批云文
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之季上下下嬉怠意
監收國家創業力爲殘敝生靈除禍亂圖康泰以馬爲
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
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爲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爲至
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聊示
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盃與三路
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於山林中遂以劉從
吾爲河南淘沙官發掘山陵及金虜賊盜發不盡棺中
水銀等物以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
墳墓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爲德政所感布僞詔使子麟
代謝於相國寺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
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許清臣主管
殿前司公事改成忠郎爲宣節郎忠訓郎爲昭慤郎忠

翊郎爲昭景郎避祖劉忠諱也秋九月長星見僞太后
死諡曰慈憲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晤之故
特錄用之冬十月以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李侁言
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僞太
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制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
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甯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
什一稅賦條式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
增修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
之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爲
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資
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
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質易俛首聽之聞有陳詞官吏
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

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難逃戶之賦則牽
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
手實直巧詐斯民十倍培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
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
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污吏貪虐相資誅求
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
盜云云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
斥鑾輿尤甚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
鄴除右丞金虜寇蜀大敗於王師五年夏四月以許清
臣爲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眞宗皇帝玉石像
碎爲二十八段秋九月聖僞詔誣汙鑾輿不忍具載其
略云朕膺受天命旣作民主遂竭其憂勤撫治中原數
年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
統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閱其陷於僭逆之邦豈不

欲速便混一重念大亂之餘生民困極深加惻隱不忍
用兵且冀趙_輔久自悔悟稍能革其不道故爲之請
於大金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大金以
元議絕滅但欲終其攻伐力請逾堅方獲聽許朕所以
施德於江南者顧不厚哉蓋朕以救生靈爲心勉卽大
位彼儻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列土地樹之國都
使海內偃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
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潁後
舉烏合之眾侵掠襄鄧至妄肆蜂蠆之毒有收燕雲之
謀若尙加含忍則南北億兆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是
用特遣皇太子爲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
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大金元帥大軍直擣僭壘俘其
罪人布宣德旨弔彼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革之
虞生民共遂有生之樂播告天下明體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屢敗於王師繼聞車
駕親征四太子詭示渡江之形全軍宵遁麟以騎兵環
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
散榜文託以虜王死爲辭名曰班師曉示文多不載春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萬兩大銅錢五百萬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
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禽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於汴
京以弟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甯軍冬十一月民鬻子
者官以貫百收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豫以儔江南
歸附降五官虢州盧氏監酒十二月張東卒七年春賜
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爲講武殿
門爲講武門改安上門爲安眾門朱雀門爲明昌門景
龍門爲昭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開封尹許清臣權
大總管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右丞講議軍事僉鄉軍

三十萬號七十萬三路南寇中路由壽春取合肥麟統
之李成關師古輩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
定遠以姪劉猷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
偽詔榜示指斥誣污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
臨汝軍知軍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
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於濠壽之間失
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歸正已後散走者大半喪器甲
交鈔軍須稿設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廢猷為庶人免劉
復官徙劉觀為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為南京路留
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有羣梟鳴於
後苑又有梟數千鳴於內庭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
獲一梟者賞五千五月以前進士在東平應虜使乞立
豫張浹為皇子府准備差使是月無雲而雷起龍於宣
德門右掖滅宣德字豫遽命修之秋八月遣宣教郎戶

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監南京草場游河乞兵金虜
欲并力南寇皆以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
喜旗到京據江南舊劉相公下副都統制鄺瓊等全軍
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眾歸附以戶部侍郎偽皇子
府參謀并本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三
日到京以鄺瓊為靖難節度使知拱州劉先時為北京
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偽皇子府
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鈐轄或遙授
准備差使緝捕盜賊遣馮長甯再乞兵金虜冬十一月
壬寅平康鎮濠賽官賁百祚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
帝星殞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猝
曳赴劉麟麟問可禳否答曰惟在德麟奏豫以為狂士
壬子斬於汴京閤門奏僧道見謝辭合致拜豫可其請
十一月庚子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於東市丙

午金虜廢豫爲蜀王虜王詔敕曰敕行臺尙書省朕丕
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
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
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都逮今八稔
尙勤吾戍安用國爲甯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
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
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
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
所司盡下元帥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
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誥示想宜知悉天
會十五年十一月初豫欲南寇也知金虜戒川淮之敗
不肯輕動遂詭辭稱探到王師將欲度淮遣韓元英游
河乞兵特撻辣四太子示以難色及酈瓊叛我又令馮
長甯以酈瓊等興王師將欲取進事亦聞於虜酋於是

金虜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虜元帥節制悉
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寅
夜進發至是麟以二百鐵騎抵濬滑之間求見撻辣金
兵圍之數重悉禽之馳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
騎二百守宣德左右掖門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入
大內逼豫出見撻辣旣至宣德門四太子揮鞭以馬騎
圍逼至東闕門命一人羸馬駝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命
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僞齊尙書省爲金虜行臺尙書省
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皇
惑眾聽稱齊王虜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
殺貌事人交付百姓快活作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
心於是稍安而非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
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
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

力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十人姬身者九十其子
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以獻女
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紛紛者皆
是中閒尤甚者如廉公瑾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並
以二人進於豫遂以公瑾監禮料庫僞皇子府差使敦
武郎侯湜出爲長葛令有人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
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大使陝
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汚淫有至於此在僞位八年凡含
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髻齡微至倡優無日不納官錢
行偶語之禁喜培剋之士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劉觀
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喜聚斂碌碌
無他技能獨劉益積而能散頗能得士卒之歡心待下
亦有禮法故廢豫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略郎君以計掩
捕餘待之若無物觀至今恣其任便居住僞后錢氏宣

和閒爲御侍淵聖時出官娉使臣張保義妻之張爲賊
虜錢從賊夫爲人所殺賣身於豫爲鍼綫婢故舊知宮
庭中事豫皆取法錢氏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
言諫豫俾陰通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
留錢五十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
京改封曹王年六十有五

虜立僞齊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
帝詔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乃
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號位宜乎授能迺者有
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
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旣埽區
宇式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
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

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憂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志
姑存大體或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
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
告援遂爲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
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惡奔淮嗣子哀明
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交約旣
而官軍未退夜集眾以犯營誓墨才乾密傳檄而堅壁
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
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昧明神迺昭元鑒京城摧破
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
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爲國當共息民不料
腐儒難勝重位妄爲退讓反陷誅鋤始者宋國罪餘趙
氏遺孽家乏孝友國無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
提兵入衛反爲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雖難

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於僭號心之辜禍於此可知
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
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
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步馬軍
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
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
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
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
獨斷逮乎厯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
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
救亂之謀必挾安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
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
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
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

一心仰戴宜卽治歸之地以明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
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
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韓訪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
集善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
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
哉勿忽朕命

偽齊僭立赦文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蠶起弄兵之
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甯干戈互動耕
桑廢業隴畝彌望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爲之灰燼
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
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上天之
悔禍宣命亟班於上國節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
承此任自念夙猷寡陋家世則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
始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爲心屢乞退閒竟無允命提
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朞年蔑著錙銖之效雖近
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效而歸敢
有懷他之望顯冊者旣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
無所不至使命愈加於敦迫軍民不容乎遁逃至於部
屬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
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
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尚循牆而欲避免膺位號
若負刺之不遑雖非大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
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卽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

咸知朕意向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懲於餘風
詿誤多罹於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
更始可大赦天下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
隆拯溺救焚何以樹來蘇之望尙賴公卿助力士庶協
心共贊眇冲以臻康泰

偽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當任重蒙
遠近官吏士庶耆老奏集稱慶無以能副眾勤誠惟極
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補昧
陋共圖永濟

偽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
代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

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
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
成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奧壤
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念遷都重事未嘗
輕議旣而寇盜衰息強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甯謐宅
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
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書直孚羣
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知朕意焉

偽齊立錢后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從王化之基正位宮闈允賴坤儀
之助爰茲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庭誕揚顯冊咨爾錢

氏性鍾婉靜德懋肅恭嬪於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
慶傳乃祖德及於民啟吳越之王封衝斗牛之瑞氣名
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
創業繁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欣
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衣綸翟遠稽周室
之儀椒屋蘭閨靡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
戲惟守恭儉可以御敦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
之意書稱媯汭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洽陽配周王而受
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施行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敕朕撫有海內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
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至於今田野未盡闢
閭閻之閒蓄積尙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古者

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農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
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
不然及茲春首播殖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方使地無
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游
惰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壽
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勿
忽朕命故此詔示想宜知悉

偽齊牒官刪修十一稅法

刪修官尙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

尙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給事中馮長甯

尙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尙書戶部郎中兼權侍

郎權給事中臣馮長甯等劄子奏臣等准尙書省劄子

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檢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

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三十二件竊謂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已不能守法秦漢而下隨時更變其間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然更賦之數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不循古道視爲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號爲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爲定規名曰兩稅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編氓日日滋甚當時行之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爲民之大蠹權

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固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欺民十倍培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污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滅亡之由可爲龜鏡昔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高弟有若若對以盍徹乎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則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輕也自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而下能知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爲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與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爲寶勤勞庶務革貪饕爲循良化呻吟爲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先帝聖賢所行所言爲什一之稅多寡升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而要其出入弊無緣生無地不授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姦因州縣奉行閒有乖方或煩苛滅裂致百姓之疑

惑厭苦者乘之肆爲浮言力圖阻壞按周制出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兩科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爲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計所闕准盜論歷代之未嘗增損今壞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謂盜紛紛藉藉類此者多扇惑眾聽惟冀幸眾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旣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崇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爲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甲器者所以爲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者惟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邊郡者惟恐倉猝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爲民民能知此豈

忍有隱豈復為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
鏤版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
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牒請恭依聖
旨指揮施行故牒阜昌四年五月十五日牒

奉朝郎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

李 鄴

奉議郎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兼權門下侍郎尚書左丞

范 恭

奉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

張 昂

偽齊詔諭士民榜
皇子兵馬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
道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
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宋之君
奢靡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徧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
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強壯橫死於干戈老弱凍餒於

溝壑婦女多遭於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兄弟妻子
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是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甯不
痛心幸賴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與人更始洪
惟主上即位以來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
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慎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通
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慎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強暴為仗
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為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來公
私稍足內外康甯此主上至誠懇切力行不倦故於大
亂之後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若彼而
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歸今日亡宋
遺孽康王殊不念宋朝陵寢亦不恤中原萬民脫身委
棄而去任自禍亂遠遯江南苟樂一身法令愈亂奢靡
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於塗炭不住據江南逃來
歸附聖齊官吏軍民前後供說江南失道之事不可勝

舉今略陳數端康王依前倣倣宣和閒有所寵內官馮御藥等今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鷓鴣鴿之類與馮御藥等因奉康王便得好差遣餘文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見闕有用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內官及神武五軍關節即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至到任又往往爲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上給公據還部至有願賣妻女質當誥敕爲路費歸者彼方有市語云斟量珠便龍圖五千索直祕閣二千貫且通判是致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官每有科率比元降之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己皆要有餘賄賂之備百姓當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縣取索無數以致破家要不當者須出錢數百千方始得免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人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願身

求乞其立戰軍功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役江南官員困辱有至如此將人戶田產並諸雜之物以至農具之類紐作錢數令承認所降和買絹疋數上戶每物力二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戶每物三十七貫著絹一疋並以金銀官告度牒高擡價值折算支攢造物鄉坊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絛一兩遇開年人丁數自有升降據元認定數自加減數催係於應減人下上科又攢造人戶所有水田每二十畝納稅每畝依舊例納稅外別定稅錢四文鹽錢一文每歲算五百八十文催絹一疋又稅戶滿四十貫稅錢者當戰船一隻倍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率之外更以借貸爲名根括科斗不當告訴貧乏雖是納足近傳到江南狀元張九成策陳斂人戶名種類聞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謂方得苗便科苗頭未已有行折八謂人戶合稻子一斗令人折納

細米折八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大姓竭矣又曰諛
實謂豪富之家本是諛實虛矣又曰均敷巧作名目多
方率斂民不堪命日以窮困江南刻剝下民有至如此
去處並放稅五年赦尚書張挂宮中已催人戶要納稅
斛即赦並無實言又江南鹽每歲須改法三二次每賣
出鈔多即設法或作六分折鈔或作四分新鈔或全用
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
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劫代莫不怨恨又
緣軍糧不足於人戶名下貸借隔年稅糧方借稅時稱
候來年將本戶合納稅數剋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更
不理已借數目並要全納又於河渡酒坊人戶處借貸
買名課利見錢至合納時亦不肯准折江南曾指揮下
淮南合諸處人戶歸業或請田地土放年十二稅夫役
有新歸業人上縣李温逐日被光山縣句出打行竹自

早至晚方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温言我在馬欄橋住聞
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
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內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止是
脫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
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倍錢百餘貫文又有宣
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戶和糴不由不納
納定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三百貫街市
祇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食并是江南筠袁
處虔吉洪六州應副官軍中缺糧各於民間探借了稅
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戶下應有地土每畝先令納子
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為
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為船戶以備漕運又船載官員并
以船戶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為害又令蘇秀
等州人戶轉船斛往楚州送納民戶請處一石祇得

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方可納得往往典賣家業賠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被軍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圃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指揮要於江北上戶並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皆疆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填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下使臣效用軍兵恃軍勢欺陵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缺見錢便罷行戶令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爲保民之計卽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比之已前官司陵辱百端諸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辨安穩主上罷當行之意

乃是如此宋時多橫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橋調發者千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妄圖燕山一路開拓封疆起夫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河防危急理須逐意差發尙令酌民力必令可以應辦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以前蓋謂終妨民務農亡宋而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銅錫藥物如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在保正令民戶均納其價錢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養生靈爲急中間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卽能支還價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上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誤科於砦下者卽皆斷遣蓋謂恐民戶賠費昨爲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躡捕及江浙亂地

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
行在京卽拆毀宮殿梁柱在外卽沿流十里除桑柘果
實墳塋林木采斫堪用木植造船有主者支給合值價
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
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旣備內外賊患可除卽民間久
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
後物貨雖已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置平准回易務於
諸路使在百難以買賣不得以赴官收買亦令商販以
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
無止濟爲民之用止助國之經費下免橫斂於民今置
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宋屢變錢法旣累失信錢難行
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收致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
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賣出錢多卽至指揮不用
要令別置至有今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

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特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
至有忿恨自盡而死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隨
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
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閹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
知其數內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
務誅求要爲交結所至惟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
上以應奉次以爲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上並
不用閹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
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
甯誠訓惟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法不得縱
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
者案劾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爲民之意可見其餘元出
一命令行一政事卽無不爲民者若不如此何以數年
之間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

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爲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爲生盡心爲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

偽齊錄卷上

偽齊錄卷下

金虜廢劉豫詔

敕行臺尙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度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甯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知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金虜廢偽齊指揮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淵係太上皇帝失道興兵討伐廢滅社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為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張為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齊建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以來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缺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至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有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見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國保民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茲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是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

行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通霜露既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惟亡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靈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於後令下元帥府可照驗前項聖旨並處分事件不得令士庶軍吏別致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 一應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

一據存留人數各俵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至窠坐一切仍舊其餘年老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濟處所酌量振濟勿令別至凍餓

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其郎主並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祇據元將引去兒女卻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並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并聽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

一內侍人等除摘留合用令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現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

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用或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更或申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覆以憑不次升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損壞

一自有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歸投並免本罪仍加存恤

右下尚書省可照驗卽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於百姓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卽速徧牌曉諭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

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威使體悉聖恩普浹之意及思
多歲不獲甯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
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句當無非本
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
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
用答宸心亦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卻有執迷不
從天道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
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一應州府縣鎮大小官
員并勒依舊句當有所見今禁勘諸公事並續有詞訟
及係官錢帛諸物文章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貯
不得其閒卻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礙錯失仰准此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太子太保右都監開國公
武平軍節度使左都監

左御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左監軍

皇叔右副元帥潘王

左副元帥魯國公

都元帥

金虜廢齊後差除

一張孝純與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

臺尙書省左丞相

一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

一女真溫敦師中行臺左丞

一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

一契丹蕭哥太師戶部侍郎

一燕人張鈞禮部侍郎

一燕人王翬左司郎中

一 燕人左瀛禮部侍郎

一 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

一 契丹蕭融刑部郎中

一 杜充子杜宗兵部郎中

一 被虜宗室趙子滌汴州總判

一 張叔夜子張仲熊光祿寺丞

一 偽齊右丞相張昂知孟州

一 偽齊左丞范恭知淄州

一 偽齊右丞李鄴知代州

一 偽齊戶部侍郎馮長甯戶部尚書

一 偽齊吏部侍郎兼禮部鄭億年吏部尚書

一 偽齊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許昌節度使

一 女真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

一 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

一 燕人劉陶汴京同知留守

一 契丹韓睿為都城巡警使

一 偽齊司農寺丞周霆權同知副留守

一 偽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

一 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

一 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

一 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

一 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

安撫使

一 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

一 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

一 關師古召到京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一 慕容隨召到京依舊知西京

一 王彥充知亳州

一李世輔蔡州同知
 一趙榮依舊知宿州
 一李師雄馬軍都虞侯
 一王世忠步軍都虞侯
 一靳賽相州同知
 一趙四辰依舊南京副總管
 一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
 一鄺瓊依舊知拱州
 一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
 一偽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懷州同知
 一偽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副使
 劉豫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寶冊以進鴻名既俯從於眾欲布恩書以敷惠澤宜大渙於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

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知略英姿長於眾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履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茲因慶賞之行益永褒封之典非以陶邱之壤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蕃王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戶實一千戶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命闔門知恩云伏念臣昔仕季朝粗厯要宦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致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升大位辭

不獲已報將若何承積年殘毀之餘凡百事艱難已極
闢寇賊以至朝市披荆棘而勸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
敵讐損已便人以招集散徙亡寢亡食必躬必親培廣
業以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
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邦覬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
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卽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
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歡忻而分付帝號若釋
重負王爵有感洪恩自得清聞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
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詞若恭聽於御語
溫其如玉煖然如春星斗輝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
渾顯大哉之王言微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
光生懸磬之室榮長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
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
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赦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

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

差臣無任

云云

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
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
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
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
臣猶爲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
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
無以副明詔臣今爲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於匹
夫劍斷白蛇口標赤幟獵販縵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
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
中旣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
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

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
隱忍遲發將且爲敗虜矣尙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
全齊之地挾猛鷲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
臣相去萬萬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則又非猛秦
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機
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
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爲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
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隱結勇猛速
求翦伐成卽爲君敗則不失爲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
福眞三王之舉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
況彼爲人主者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此亦北
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爲齎粉况又有甚焉者哉至
今天下猶有爲邦昌惜者獨臣以謂匹夫宜其殺身且
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爲陛下果欲此議以通

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爾
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
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
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狄之資困於會稽反
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數然終以滅
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州之饒南有二廣
之富增摘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歲
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保齊若不
乘弊而擊待其羽翮已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
閒不容髮夫天亡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
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閒得民心也若僉而從
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
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
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

賴大金威惠國無異心使彼和議成將不我援則豪傑
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
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興師既無物以
勞其來而又不爲之佐則誰肯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
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爲計當因金師僉十州之
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陵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
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
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
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
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庸主躬親戎馬平一天
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
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爲齊高祖而元子
爲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
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

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得以我齊永祚傳於無窮此
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條陳之
兩淮之廣膏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
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
險環有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
拔彼圖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
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亡能爲也若
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滌泗搖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
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可自安矣此地利失其守
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隕越
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
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枉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
之癖雖有政事當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
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

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輩皆闖茸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以相譏詆此入而彼出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倉卒之憂其君惛惛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亂尤注意在賢將彼用者第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毛髮功僥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各以權勢相向互構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使率先不其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役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

眾招饑悴之夫患生於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間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爲念徬徨自傷覬覦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飢鷹一飽麾之不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天子者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閭弱之資孤立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失儲位嗣續之光闔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爲先彼用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粟兩浙之閒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詔曰敕奉議郎羅誘朕自乘時創業實賴英乂

當求賢孰爲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卿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議奇謀遠略灼見敵情輿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埃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秋涼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偽齊左僕射臣張孝純謹遣門人昌斧鉞露肝膽百拜上書起居於大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繼皆登膺仕一門萬石寵祿至厚臣事國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與其禍未能盡節以宣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然思屈其身聽命北面一亂臣豈臣所欲爲也臣自太原失所守殺而後降臣非不知死獨全節義之名然無益於國不亦奚爲故臣亦隱忍受辱於今十年早夜默歎思有以報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至設使志未及遠謀

未及成萬世之下不過以臣爲逆則國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相其事俾臣志遂謀成誅僞命扶顛國致陛下於中興還兩宮於萬里則有利於國家故臣於一時死節有所不恤者蓋謂北口況臣處其政地致力匪艱所患二三舊人見利忘義背我宋涵養之恩堅僞齊叛逆之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殊不能爲功其使臣鬱鬱於未能成事不敢通誠於陛下以雪其區區之忠有進士薛昂者因詣金國上書歸僞齊後以醜言訐劉豫大槪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回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禽與妻子輩磔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得免召至門下者二年終不干其祿臣方知可以圖事以託腹心之謀比者劉豫爲大不道復有詭道將以傾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謹取其尤可畏者盡

十事以成書使閒行闕下速以進獻其如後

一臣竊見偽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陛下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傑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國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遷又金銀木馬之貢香礬錦繒之利資其雄富未易隕越爲今之計莫若狀其利害表於金國大興海船各遣一价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諸酋長講智高之舊慣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之甚慄因該此義劉豫以謂不戰而屈人兵於上策乃從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偽通判傅維允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并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航海前去結連溪洞及諸蠻

酋長及金人齎偽命廣王冊先入交趾事屬不測伏願陛下察臣肝膽速遣重臣鎮撫二廣懷德溪洞通情交趾覺察姦虜不勝至願

一臣見偽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偽齊四議之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詔羅誘爲行軍謀主劉麟行唐太宗興義兵故事僉淄青曹濮登萊濰密徐沂等十州軍民計十五萬五千及遣詣金國乞援師意欲吞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羅誘係海州人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其料敵機密等事悉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艱阻恐致泄露不敢爲澈奏亦令所遣門人默誦畢詣行闕備錄聞上乞賜宣下宰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一臣竊見偽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往金國乞師金人以爲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以

謂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北之
謀遣偽樞密盧偉卿詣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大略
言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
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
而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故事立
爲淮王王盱眙以僞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脣齒之
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河又可知也冀青之地
自古賦稱上上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宋之微賂又何
足以較其得失金以利運其心不知其諂率以渤海
漢兒等五萬助之臣觀賊臣閒謀和好食息未嘗忘
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爲計精兵不過五萬其餘
皆所僉淄青等軍民無益於戰陛下肅整神武堅志
待敵慎勿退保庶幾兩淮不失賊臣不得遂志使金
人失望知劉豫之諂則禍必及身矣所有行軍事勢

悉具於次

一臣竊見與金國太子議起兵事欲於十月興師取順
昌入廬州渡淮徑犯和州以逼金陵餘軍都制置李
成以謂所簽軍民皆出京東輸輓糧餉大段隔越又
慮大宋軍馬遠自漢上襲我之背截其輜重誠爲未
便宜取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控盱眙據其要
津便其出入分兵取滁和揚三州大治舟楫西取采
石宣化渡以攻金陵東取瓜州攻鎮江拔其城以軍
大掠杭越令京東糧餉取淮揚宿遷臨淮經達泗州
仍遣兵東下劫糧海麓庶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素
所經歷今從其計又謂李成得兩淮矯以金人欲令
王淮之意以使之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蓋陛下
不可不防也又行軍謀主羅誘上議以謂入人之重
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則我軍必還彼必襲我鮮有

不敗宜擇精兵進則遮其前退則殿其後亦可遣使
一面和議息其軍心得其勢則極力以攻之不得其
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軍有名士氣不墜庶幾
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之詭詐堅討賊之誠
心益振軍威取平凶黨臣不勝忻快之至

一臣竊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內外有婁宿孛堇以握
兵權而潛篡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內外相疑各成朋
黨而王芮王則與諸內職番官相府闖辣龍虎與諸
統軍太子相附劉豫但結好於內而取惡於外殊不
知所以援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謀也
自今年八月內孛堇乃盡率西京許穎等州援齊之
師與闖辣合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關陝自來並
力攻擊川陝蓋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馬
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國乞少留孛堇屯兵駐河南

等州免致漢上一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孛
堇稱軍眾已行事既有成難以更改行下偽齊照會
劉豫益懼遂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
兵五萬謀撓淮南爲少安之計其實恐陛下西顧也
伏願陛下招謀謨大臣謀行閒於內外守禦川陝先
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絕孛堇之糧道擣劉豫之巢
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忠惟陛下
裁擇焉

一臣竊見據密州草橋鎮沿海巡檢包德敦遣到海船
統制徐文元下使臣關中等齎到實封文字前來偽齊
投納徐文元任武經卽閤門宣贊舍人樞密院准備
將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
定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
兩浙江南等處畫到海道圖子開具陛下駐蹕停泊

軍馬虛實數目及小帖子稱說惟有范温宋穩統轄海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准備願賜驅使劉豫喜其事於八月初四日作偽詔寵除徐文防禦使兼遙領萊州並以海船二十隻益其軍令犯通泰侯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爲陛下患之已先次令人陰責包德透漏事令於海道陰殺關中等匿其偽命詔敕及不發所益州船該船仍不許沿海引匿濼徐文官兵得到偽庭所有徐文見在鹽城縣外沙等淹口擺泊實有所歸伏望陛下察其所爲速賜措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竊見偽齊陰養游俠士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之士有荆專聶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目之高義遇以非常之禮列於公卿之上人人思效死偽齊益厚之而不發臣雖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王

闕關道張元英蒯挺高勣董昌言仲虎數輩頗鯁介它皆泛泛不足以齒錄臣素與蒯挺厚常陰與之交因詰其所謀之事則曰意在刺宋君也臣聞之流汗浹背深恐陛下未知不得爲之備也一日蒯挺謂曰相公知之乎臣曰不知挺曰有人自兩浙攜宋帝書來云酷好黃庭堅書東宮得之默然喜曰吾已得計矣近得庭堅墨迹廿餘本令導王等倣學務在精真其意何在不久與相執別矣臣深識其意方知賊臣欲遣蒯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惟陛下法宮燕閒揮毫染翰豈真墨刻流傳以落賊臣之手使得忖度陛下鑒宣和之禍防烈士之姦作炳眇縣毋專好尙其人間有御書宜速斂而禁之祕於金滕之匱中及諭諸大臣力行備禦庶使姦賊挫志口光不能爲非而宗廟社

稷有託臣雖事僞主其憂國之心如此惟睿慈鑒之
一臣嘗謂箭幹鱧膠丹漆與夫羽毛皮革筋角鉛鐵之
屬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絕金人
所患不能前往比年以來南海巨艘大船首尾連屬
過山東沿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各於逐
處置通貨場既且不擾又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
萬數浩漭製造兵器不便於賊臣重爲陛下憂之未
識國家何以不爲禁有門人獻計於臣曰南北方物
有無懋遷其利百倍法雖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
深遠艱於覺鑿是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爲我之宋
朝以蠲此不爲之計以詭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收
買及以防姦細爲名禁止海船此旣不誘則彼自不
來矣臣甚然之遂與定議以矯金人曰竊見所置通
貨場交接海船我所得者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

利百倍之則易彼無用之物反所以資彼利源然未
必非大宋之謀如或不然儻有利於我彼其不爲之
禁者哉兼近來海船舶其數甚多其間豈無探我
之情者而所在口岸循舊爲熟恬不加慮訪問南朝
大宋皇帝治船久矣旦暮乘風北濟不以爲防則雖
有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濟敗劉豫懼深以
爲然急罷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之隨亦繼罷南
船多被虜掠比歲無有來者更願陛下於出產州軍
嚴賜止絕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

一臣嘗於僞庭之上進用舊人不忘宋德者將與興事
也鄴曰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於國家不親職事被
虜赴僞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况我輩乎臣
勉之曰身服宋德辱於叛臣如能束身以歸雖死猶

榮公何憾焉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盡
雪耳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懷陛下矣臣已輕其權
伏願陛下察諸陷投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於不得
已咸使自新或能束身以歸願加寵異以收山東士
心臣老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實恐陛下失
天下之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偽齊優寵至厚舍此
臣未知其何心伏惟陛下察臣愚忠不勝至願
一臣伏念河東河北之地皆以地深失援故至陷穢而
山東之地金人立一亂臣收父老心隨亦逆平百姓
非不知宋之民苟免屠戮以幸少安不得不然爾河
東河北除太原真定其餘並用我宋官吏一州不過
數百人懷驕攜貳易於翦滅宋軍但畏大鎮軍馬未
敢與事而京東諸郡名雖屬偽齊其實權出金人兩
路州皆以番官副之惟青州童哥太師鄆州蕭頤尤

為凶熾臣為陛下陰用黨人不忘宋德者以帥之青
州以木榮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長吏者皆陛下
舊人及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王師之來羣為內
應以贖前非伏望陛下念無辜之赤子卹久辱之孤
臣銳意故地提兵北顧則山東之地朝偽齊而暮為
宋矣所有山東民情及所收復山東之計臣門人薛
昂深知利害乞賜宣問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豈意
事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逼桑榆之光
深懼云亡不獲自盡敢以敵情之變輒通十事之端
口口危表臣心腹伏願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新
之恩賓就有人巨君可斬取平於新室即伏罪於南
陽伏望聖慈特垂睿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書起居以聞臣孝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僞廷乞還骸骨雖得罷政而
劉豫敦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儔書以謂前日
之約得公在庭則宋天下不勞而復如政事委之它
人山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失矣願公視事
與宋圖之臣不免復領尚書事蓋為陛下生靈而起
實非取榮於僞齊也不知陛下察臣否臣不敢欺惟
天鑒之

右僞齊錄二卷無撰人北盟會編以為楊堯弼今
從之書的系南宋高宗時人撰中有趙構注指斥
御名四字可證此徐星伯先生治樸學齋鈔本訛
錯尚多別無他本可校先以付梓江陰繆荃孫跋

